

卷一百二十八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 兼翰林院編修 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 袁 工 革

武進左 杰 校正

君

漢高祖

彭越

陳 陳 彭越

黥布 吳芮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明 唐順之 輯
卷一百二十八
史 史鈔
史部 史鈔 3
B4361100

劉邦 豈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澤之披夢與 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書名撰者
卷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龍於上巳而有如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圖書院

0 1 2 3 4 5 6 7 8 9 2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八

儒之七 詞

周屈原

周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平疾王聽

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
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
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
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謫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
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
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
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
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
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
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
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發兵擊之大破
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

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踈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雅

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

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
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
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
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
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令尹子蘭聞之大怒
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而至此屈
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
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
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
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
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乎江
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溷濁乎
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
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窈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
離愍而長鞠撫情効志兮寃屈而自抑刑方以爲圜
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
圖未改內直質正兮大人所賊巧倖不斷兮孰察其

揆正玄文處幽兮矇眊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
爲無明變白而爲墨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笈兮雞
鶩翔舞同糝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
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
握瑜兮窮而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恠也非駿
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踈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
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以育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
重華不可選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
大故也湯禹久遠兮幽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
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

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
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曾唵怛悲兮永歎
慨兮世旣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
無匹兮伯樂旣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
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
世溷不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
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
汨羅以死屈原旣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
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
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漢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
 劍名天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
 以辟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
 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上齊人鄒陽
 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
 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
 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
 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來過我於是相如
 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

史記卷之...

五

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
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令有
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
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
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酒酣
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
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
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
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美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
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

者通殷勤文君亦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
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
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
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
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
當盧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
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夏謂王孫曰有
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
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柰
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

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爲卽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

西陝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唐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

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
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
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文尚
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文尚
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畧定
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
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山道橋孫
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
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
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

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後
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
相如口喫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
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閒居不
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
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官奏賦以
哀三世行失因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
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
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
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

奏大人賦相如既矣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魏王粲

安七子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粲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涼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粲羈旅無聊作登樓賦以見志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曹操操辟爲丞相掾賜爵關

內侯操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
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人故奇士去之劉表
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
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
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
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
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
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旣建拜侍中博物多識
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與之初粲與
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

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或粲爲覆之碁者不
信以碁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一川相比校不誤一道
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筭作筭而畧盡其理善屬文
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宿構然正復精意
單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
一年從征吳二十一年春道病立時年四十一粲二
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

始曹丕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
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
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

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幹清玄體道大行修
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
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
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
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
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日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
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
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
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
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



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為亂階進
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
為紹檄曹操云操祖父中常侍騰養養放橫傷化虐
民父嵩乞匄携養因賊假位云云袁氏敗琳歸操操
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瑀少
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
為屈操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
檄多琳瑀所作也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
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數加厚賜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隨
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操學筆欲有所定而竟
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楨各被操
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
學曹丕常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
書囑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
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荆山之
璞耀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獨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
窮窈之首麗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
之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一發彩疇昔之外

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
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
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
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
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
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操聞
之乃收楨減死輪作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
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曹丕書與元城令吳質曰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
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

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
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
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
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元瑜書
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借其體弱不
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
鐘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
遠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典論曰今
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
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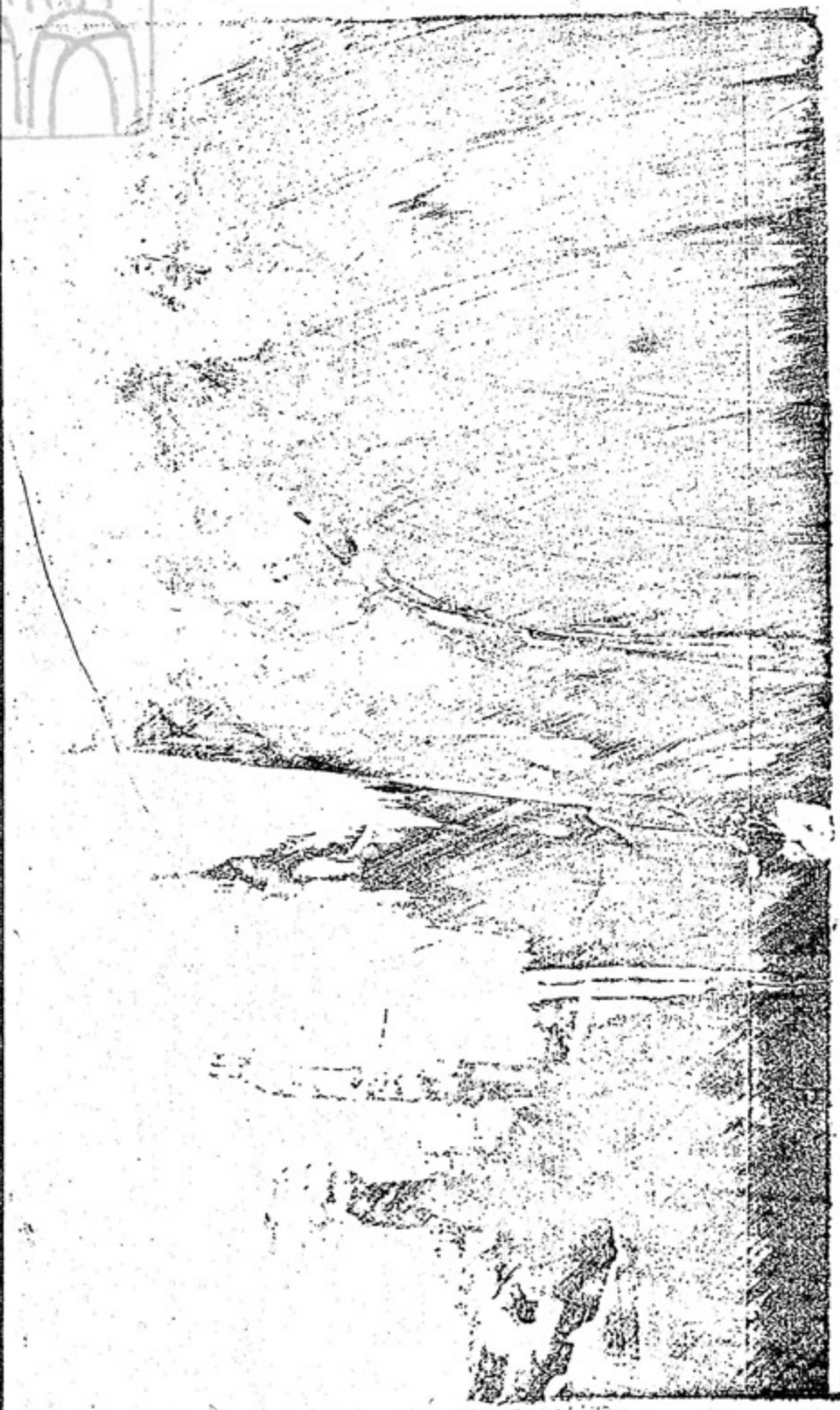
於辭無所假山風自以騁騏驎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粲長於辭賦以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
登樓槐賦征田心幹之玄援漏卮圓扇橘雖張蔡不過
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
人者然不能其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
善楊班之儔也潁川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
善蒼雅蟲篆許氏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
附曹操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
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

臨菑侯植亦求淳操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
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
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鉞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
數十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着衣幘
整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
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
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
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侂者及
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
亦立操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

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
餘言奏之曹丕以爲工賜帛千匹噎留路粹宇文蔚
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
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
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
融有過操使粹爲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畧言融在
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
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爲九
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官掖又與白衣襦衡言
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

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
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
粹轉為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
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惜及卽位特用其子
為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
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徐阮陳路諸
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
耳余又竊恠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
將云仲宣傷於肥憊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
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公心驚如是彼為非徒以脂

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
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沛國
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彗等亦有文采而不在
此七人之例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
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晉阮籍 附咸瞻孚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為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

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為首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于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籍因以疾辭屏千里歲餘而爽誅時人

服其遠識司馬懿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為司馬師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昭初欲為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嘗從容言于昭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昭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子殺母者籍曰嘻殺

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恠其失言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故多祿仕而已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加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

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嘖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師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

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
色當鑪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
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
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
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
反嘗登廣武觀楚漢處歎曰時無英雄使堅子成名
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于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
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
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
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

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
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畧
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
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
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蟲之
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壤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
離縫際動不敢出禪檔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
流焦邑滅都群蟲處于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
域內何異夫蠱之處禪中乎籍又假蘇門生之論以
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

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
間貧賤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
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此亦籍之習懷本趨也籍
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深
所仇疾司馬昭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有
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
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或又言籍不當爲
鄭沖作勸晉王牋然攷其文大槩謂褒德賞功禮典
之常不必固讓之意演義論步兵心乎王室有同淵
明勸進之文醉不欲爲而強迫爲之非楊雄甘爲美

新者比但惜其不能一死而曲自免不得爲全美耳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
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
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
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于庭人或恠之
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
典選曰阮咸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
官人之職必絕于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
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于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
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

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飲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為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環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群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孚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



默識其要過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常辭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眾人競趨之瞻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為記室叅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

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
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
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
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
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
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
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各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
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
今聖賢其傳君何得獨言無卽世天便是鬼於是變爲異
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心後歲餘病卒於倉垣

子字遙集其母卽胡婢也子少初生其姑取王延壽
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大
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叅軍蓬髮
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旣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
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
終日酣縱恒爲有司所按帝旣優容之琅邪王裒爲
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
旣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
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僣勉從事不敢有言者竊
以今王蒞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旣

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
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
為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
校尉明帝卽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
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
令郗鑒以為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
及帝疾大漸温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
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亡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務
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
高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

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
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以著背後
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
曰未知一生當着幾緡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
分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在舅族孚謂所
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
六而庾亮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
史劉顛卒遂苦求出王道等以孚踈放非京尹才乃
除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作
逆識者以為知幾

東洋圖書印



東方雜誌

三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東
方
文
學
院
東
京
研
究
所

1 2 3 4 5 6 7 8 9 10



晉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郡人家世儒學少有雋才廣邁
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土木形骸不事
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學不
授博洽多聞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
文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之中以爲神僊者稟之
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
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
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
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世



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康居貧以鍛自給鍾會為司馬昭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昭嘗欲辟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

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

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異及異弟安親善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則千里命駕會異滏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昭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於汲郡其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也乎免於今之世

康又遇王烈共入山得石髓如飴自服半餘半與康
皆疑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
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及
遭呂安事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謫議沸騰性不傷
物頻致怨憎昔慙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報良
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康別傳
云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稱康臨終
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
陵散于今絕矣與盛所記不同登字公和不知何許
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爲裳

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
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世語曰毋丘儉反康
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
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爲秘書郎稱紹平
簡溫敏又曉音且父子罪不相及帝曰紹如此便可
以爲丞不足復爲郎也遂歷顯位以侍中從惠帝北
伐成都王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以身扞衛兵
交御輦飛矢雨集遂死於帝側帝深哀歎之及事定
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穢侍中血勿去追贈太尉諡曰
忠穆公



晉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
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
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
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
世爲將相有大勲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
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
論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
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食羊
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尊羹未下鹽

或時人稱為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為祭酒會駿誅遷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瑋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各不相悉何至於此哉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為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收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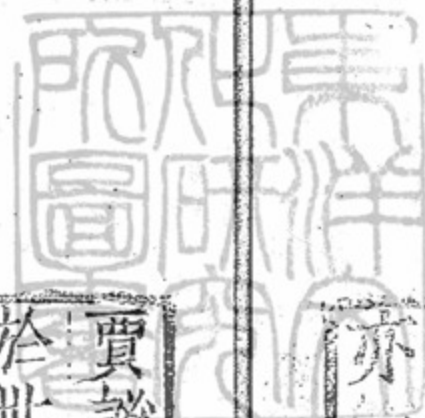
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活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官頓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

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
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
合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匡合之
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
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
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
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
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
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
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澗水爲之不流初

官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
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
機麾下奪之穎謂機曰然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
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
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
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
志將軍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
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幟繞車手決不開天明
而秀兵至機釋戎服着白帔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
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

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
非命也因與穎戔詞甚悽惻旣而歎曰華亭鶴唳豈
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
同被害機旣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
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
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
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第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
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弟也後葛洪著書曰機
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其弘麗妍贍美銳漂逸
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

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
於世



晉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 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
子因爲氏馬家世儒學公 八雍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
胡書及琴瑟皆不成雍詎 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
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 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詞
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閭 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
成復欲賦三都遂構思十 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
得一句卽疏之復以所見 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
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 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
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 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繼



而張載劉逵衛瓘張華一時經學名公咸稱述之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齊王冏命爲記室辭不就終于家

晉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

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
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
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
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
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
以梁肉麾而去之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
江州刺史鎮潯陽辟潛參其軍事時潛年四十也潛
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亦入辟遭時不競將以振復宗
國爲已任回翔十載卒屈于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
騁而良圖弗集明年決卒不歸休矣謂親朋曰聊欲絃

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
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令下昔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
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一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
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
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奉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
年解印去縣在縣八十月乃賦歸去來辭頃之徵著
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
私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
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
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

其欽遲之後詣潛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大諸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謫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具先於半道要之潛比遇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返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馬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荅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田澤間候之至於酒

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以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先是顏延之以劉抑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迴潯陽日造潛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興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潛又不應

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
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
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潛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
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瞿氏亦能
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
代自劉裕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每一醉則大適融然
唯性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
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
閑高臥北窻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
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

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四年卒時
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世號靖節先生初廬
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
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會同社
朝宗靈像也及義義十年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
嚴斯事其間譽望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
賢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等預焉時秘書丞謝靈運
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惠遠遽
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杜
惠遠察其心雜拒之靈運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令

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諸忌出守豫章
惠遠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潛
與惠遠雅素寧爲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惠遠遂作
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誦按梁僧慧皎高僧傳惠
遠持律精苦雖致酒米汁及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
乃欽潛風槩顧我能致之者力爲之不假卹潛反麾
而謝之或與樵蘇田父班荆道舊于何庸流能窺其
趣哉潛每來社中一日謁惠遠甫及寺外聞鍾聲不
覺顰容遽命還駕法眼禪師晚叅示衆云今夜鍾鳴
似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迴去此靖節洞明

心要惟法眼特爲揄揚惠遠居山二十餘年影不出
山蹟不入俗送賓游履常以虎溪爲界他日偕潛簡
寂禪觀主陸修靜語道不覺過虎溪數百步虎輒驟
鳴因相與大笑而別後人遂作三笑圖蕭統云淵明
文章不辟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
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
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
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
與道污隆孰能如是乎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
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

二姓故以異之蘇軾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黃庭堅曰謝靈運庾信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墻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又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信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如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作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

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及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又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朱熹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

發蕭散冲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又曰韋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却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又好名韋則自在葛立方韻語陽秋曰陶潛謝朓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剗目雕琢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駁誰剪剔



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彫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玉露曰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

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

宋謝靈運

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琨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爲琅琊王大司馬行叅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宋武帝在長安靈運奉使慰勞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叅權要旣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

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旣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等放盪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爲秘書監令撰晉書麗立條流書竟不就

尋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旣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芟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旣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旣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

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
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靈運造方明遇
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刎頸
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
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長瑜
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旣不能禮賢宜以長
瑜還靈運載之而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
僮旣衆義從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
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
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

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
爲山賊末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
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
驚動縣邑太守孟顓事物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
顓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
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
飲酒保身大呼顓深不取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
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
以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
姓惜之顓堅執不與靈運旣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

皇湖爲田顛又固執靈運謂顛非存利人政慮決湖
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顛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
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
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
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
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
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
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降死
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
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

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
共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
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
江口篡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
不得及還饑饉緣路爲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
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
理旣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
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

宋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祖含晉左光祿大夫
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
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後為宋武帝章公世子中軍
行參軍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殊命
行至洛陽周視故宮室盡為禾黍悽然詠黍離篇道
中作詩二首為謝晦傳亮所賞武帝受命補太子舍
人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
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宦官列卑引
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推揚辭辯延之每以

簡要連控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
善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
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
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累遷始安太
守領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
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
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
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誅
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
厚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

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
意激揚每犯權要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
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
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
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
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
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
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猶
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忘者自可隨事錄之於
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以名公



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文帝嘗
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
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
臣筆測得臣文奠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
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為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馬尚
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廉熟視曰朽木難彫尚之謂
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閒居無事為庭誥之文以訓
子弟劉湛誅後起延之為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
舉奏遷國子祭酒坐啓頁人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
荀赤松奏之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

廷政事多與之謀遂上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
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一日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
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
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
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
其為適宛若無人三十年致事元凶弒立以為光祿
大夫長子竣為孝武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
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
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答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
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

史集卷之三十一
為陛下勸意乃釋田是得免孝武登祚以為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恠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鞶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二十人嘗早候竣遇賓客盈

門峻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佞傲慢禍之始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墜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二三贈特進諡曰憲子延之與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

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
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士是時議者以
延之靈惠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
江左稱顏謝焉

宋鮑照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詞瞻遠尤長于樂府始謁臨
川王義慶貢詩言志擢爲國侍郎遷秣陵令文帝選
爲中書舍人上方以文章自高頗多忌由是賦述不
敢盡其才後臨海王子瑱鎮荊州以爲前軍叅軍時
江外諸王皆拒命子瑱敗遂遇害

齊謝朓

謝朓字玄暉有美名齊隨王子隆鎮荊州以爲文學以詞賦深被賞愛爲長史王秀之所疾求還都除尚書殿中郎轉中書郎出補宣城太守後遷主吏部郎永元初江柘謀立始安王遙光引以爲黨不從収下獄死年三十六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八



所
圖
書

東
洋
文
學